



清代趵突泉来鹤桥



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lixiazuo@163.com

康熙初游济南府

□耿全

1684年,大清康熙二十三年。这年的十月,康熙皇帝南巡到了山东。初五进入山东境内,初五、初六在德州围中射猎,初八到了济南府境内。初八那天早上,康熙站在大清河上,望着滔滔的大清河,感慨良多。河名“大清”,桥曰“大清”,于是,这位大清国的皇帝诗兴大发,当场作了这样一首诗:

晓渡更临济水,
野风时卷霓旌。
几曲寒流荡漾,
十月舆梁始成。

词儿水点,诗意有些糊弄人,但好歹是宸翰,足以写入邑志。这条大河,据说是古济水的故道,“亦谓之盐河,以其为济南盐运河道也”,所以康熙就以“渡济水”为诗题。此时,济南府的西门外,早已黄土垫道,净水泼街。山东巡抚徐旭龄、衍圣公孔毓圻、济南府知府纪尧典等山东三司及地方官员一早就在西门外候着了。

时至中午,探马来报——皇帝离城十里。徐旭龄正了正衣冠,冲着官路吼了一嗓子“跪迎”,就自顾跪了下去,他身后的官员也齐刷刷地跟着跪了下去,膝盖撞地声不绝于耳。徐旭龄是浙江钱塘人,除了石板路跪着硌人外,他倒是很喜欢这座城市,泉城跟他的家乡很像。他刚上任山东巡抚一年,又迁工部侍郎,紧接着赶上皇帝“观览民情,周知吏治”,皇帝一高兴再给他升个一官半职,弄个总督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正乱琢磨着,就听得远处铜锣开道,抬头一看,官道上旌旗招展——皇上到了。

康熙来了,但他没有先进城。康熙对徐旭龄说:“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一处趵突泉,久慕盛名,朕要先去看看。”徐旭龄跪着回道:“启禀圣上,泉是有的,三股水咕嘟咕嘟看着喜人,请皇上先至泉畔观澜亭歇息。”皇上点头:“嗯,甚合朕意。”

在趵突泉南侧的观澜亭里,康熙简单询问了一下山东的风土民情之后,就有些乏味了,草草结束了对话。说完政事,康熙临泉观澜,命内侍以银碗汲水饮之。饮罢泉水,皇帝口腹安泰,遂作诗一首:

十亩风潭曲,亭间驻羽旆。
鸣涛飘素练,进水溅珠玑。
汲杓旋烹鼎,侵阶暗湿衣。
似从银汉落,喷作瀑泉飞。

“好诗!好诗!”徐旭龄赞道。“皇上,您看也看了,饮也饮了,是不是给留个字儿”,以宠名泉!康熙皇帝冲着伴驾巡游的侍讲学士高士奇一努嘴,那意思“可以”。高士奇站了出来,大声宣谕:“此泉为名胜之地,尔等请书至再,故勉书二字留之。”——地方求字,皇帝是勉强给你的。这种矜持,比他孙子乾隆皇帝硬给人写字要更有帝王气派。康熙皇帝大笔一挥,书“激湍”二字,赐予东藩。

“激湍”二字其实很直白,就是急流的意思,晋潘岳的《西征赋》中就曾用过:“交梁引漕,激湍生风。”徐旭龄等山东官员却不能说皇上赐字没新意,而是连连称赞:“天章辉耀,翰彩飞动,化工神妙,真有龙跳凤舞之势。”群臣瞻仰宸藻,罔不欢欣踊跃,光看这两个字就知道皇上老人家“超越百王,亘古罕觐,山泉生色,光照万祀也。”后来,康熙的“激湍”二字被刻成了石碑,竖立在趵突泉畔。

康熙很得意,他见到外国很多老百姓,也跟着高呼万岁,便随口问道:“你们内中可有秀才吗?进亭子来讲书。”观者无敢应答。围观的人中,莫说是秀才,举人也有十多个,济南府、县官学的诸生基本都来了。为什么没人应答呢?不敢啊,那是九五之尊,跟皇上讲书,说错了还有前程吗?举人、秀才老爷们纷纷在远处摆手:“皇上,我们不认识字啊。”

泉边呆够了,皇帝骑马由正觉寺街奔往历山门,也就是济南府的南门——皇帝必须从南门进城,哪怕是绕远。街两旁早已密密麻麻跪满了济南的百姓,这不是事先安排,而是群众自发的,在当时的百姓眼里,皇帝就是他们的神。但地方官员不干,皇帝安危不得不谨慎,遂出面驱逐。康熙说:“不要这样,我好不容易出趟官接触群众,要‘察

其疾苦’。”于是,那天的济南街头就有了“拥马瞻拜”的景象,这种情况在康熙第一次南巡中屡见不鲜。皇上骑马走在济南的石板路上,一眼望去尽是臣民百姓的脑袋,马蹄踏青石,声音清脆,皇帝又诗兴大发,遂吟诗一首:

东来端为重民生,
不事汾阴泰时名。
井里伊存齐国俗,
田畴还忆历山耕。
暂宽羽骑钩陈卫,
一任村童野老迎。
敢道迹言勤访察,
止期治理得舆情。

行至南门,皇帝骑着马,从南门的马道登上城墙,他要俯察济南府城。在城墙上,皇帝一眼望去——南面是山,北面是湖,远处是一条大河,河畔有几座小山,好一派湖光山色。康熙坐在马上向百姓频频招手,城墙下的济南百姓跪地山呼“万岁!万岁!万万岁!”君民俱欢,一片祥和。

仪仗继续前行,经四隅首转西,由西门出城。根据日程,皇帝当晚要在长清驻蹕,去往长清的官路直通西门,所以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当晚,康熙驻蹕长清杜家店的行宫,这个地方今天是市中区陡沟街道杜家庙村。吃罢晚饭,闲得无聊,康熙传谕大学士明珠等来做文人游戏——“趵突泉为历下名胜,尔等从官可各书二字留之泉亭,以传来许。”随行的大臣们在各自寝室中舞文弄墨一番,纷纷进呈御览。明珠大学士最先交卷,写的是“涿澜”二字,趵突泉是古涿水的源头,涿水观澜,很直白。吏部尚书伊桑阿写的是“溅雪”二字,以浪花似雪来称赞趵突泉,写水不见水。礼部尚书介山写的是“涸瀑”二字,将泉眼喻为回旋的瀑布,很有想象力。近臣高士奇写的是“珠渊”二字,翰林院侍讲学士则更有深意。副都御史孙果写的是“扬清”二字,媚上之意十分明显。学士麻尔图书“漱玉”,学士常书书“飞泉”,学士孙在丰书“飞涛”,毫无新意。康熙一看过,词意可以,书法可以,诏曰:“可以”。这八个人的题词,后来被做成了八块牌匾,悬挂于观澜亭的东西两壁,一直到乾隆初年才撤去。

直到九点多,皇帝仍睡意全无,看字多了反而手痒难耐,就写了“清漪”二字。但中午在趵突泉边已经题过了,写这两个字往哪儿搁呢。“嗨,不会说是给其他桌子题写的吗!”康熙一拍脑袋,灵光大现。传谕:“顷巡抚徐旭龄奏称,衙署内有珍珠泉,请书二字留题。今书此赐之,特示尔等共观。”明珠等伴驾诸臣赶紧奏曰:“臣等瞻仰宸翰,笔墨飞舞,备极其妙,真从古帝王所未有。”“清漪”二字的字义尤美,本地巡抚何德何能能获得此题词,臣等羡慕、羡慕得很、很羡慕。”有时,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是一种至极的赞美。

在康熙的第一次南巡中,济南的戏份到此就结束了。回京后,康熙在他的“日记”中这样写道:“阅济南城,观趵突泉,题曰激湍。百姓遮拜马首。口户繁盛,比屋可封。昔称临淄之间,肩相摩,毂相击者,今尚有遗风焉。”

1771年的6月,康熙爷的孙子乾隆皇帝莅临济南。在趵突泉边,乾隆看到了85年前康熙帝题写的“激湍”御碑,感慨良多。与他爷爷不同,乾隆皇帝是个喜欢四处题写“到此一游”的人,不让写也硬要给你写。乾隆决计在康熙的御碑上题词,并刻在碑的背面。于是,就有了《再题趵突泉作》这首诗:

济南城南古观里,
别开仙境非尘市。
致我清蹕两度临,
却为趵突三窵美……

两位皇帝在同一石碑上题书作诗,罕见吗?罕见,确属罕见。但要想起乾隆那爱题词的嗜好来,就不觉得稀罕了。

至今,“激湍”二字尚存,这座“双御碑”仍立在趵突泉的北侧。为了方便游客观赏,又原样复制了一块御碑,立在了趵突泉南岸。两碑之间,三股水在欢快地涌着。

〔收藏济南〕

沉香扳指的故事

□刘荣芹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。
一天,父亲走在泉城路上,在省府前街对过的明湖照相馆门前,遇到了好友老李。
老李叫李洪增,比父亲大十几岁,我们管他叫李大爷。他从解放前就走街串巷,以收旧货为生。哪些老宅子住过达官贵人,哪些街巷藏着富商名人的深宅大院,他一清二楚,所以经常能收到一些稀罕玩意儿。父亲搞收藏多年,经常和他打交道。
这次一见面,老李便笑嘻嘻地说:“我刚收了好东西,你看看喜欢吧?”

那时他每次出门,肩上都背个褡子,前后有两溜布口袋。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,一层层打开,露出一个圆柱形的小金属盒。“是个扳指?”他点点头,拿出来让父亲闻闻。“哎,还是沉香的?”父亲惊喜地问,老李得意地点点头。“这东西一般人可没有,在哪收的?”老李向身后不远处指指:“旧军门巷,丁家大院。”父亲一听,立马问:“要多少钱?我留下了。”“10块。”“行!可是现下手里没钱,得等下个月关饷给你送去。”说完将扳指小心翼翼地揣回怀里。

那时父亲每月挣50多块钱,一家七八口人,吃饭穿衣都不够,工资花不到月底。于是一回到家里,他就钻进杂货间找破烂儿:破留声机,照相机,打字机,破锅,漏壶……之后他开始忙碌起来。

过去他修好东西,都是到山水沟旧货市场出摊儿,那时这个市场已经撤销,他只好去很远的派口。这天下午,父亲凑齐了10元钱,让小弟跟着去永长街李大爷家还钱。到了后只见大门紧闭,门外站着几个人,其中有的还认识。原来这些人都是爱好收藏的,经常在傍晚到他门口,看看能不能淘到稀罕的物件儿。那天直等到掌灯时分,李大爷还没回家,大家只好各自散去。可见那时,爱好收藏的人在民间还真不少。

几天之后,李大爷来到我家,父亲连忙把钱还给他,两人坐在桌前拉呱。李大爷说:“那天我在旧军门巷吆喝收旧货,这时丁家大院的黑漆大门开了,门里面站着个老妇人,问有个旧扳指要不要。我说拿来看看吧,老妇人转身回屋,拿出这个花布小包,我一看这是个古董,问她要多少钱?她说给10块吧,我最后是6块钱买下了”。说到这里,他笑笑,对父亲说,咱好兄弟不隐瞒啊,我挣了你4块钱。

光阴荏苒,十多年后,老屋要拆迁,父亲整理杂货间,在墙角的废旧物品里不经意发现了这个扳指,又惊又喜,如获至宝,他估摸可能是孩子们小时候去杂货间玩,给扔到了墙角里。

新居安排好,一次我回家,父亲拿出这个扳指给我看。我见他黑乎乎的,问扳指是干什么用的,父亲说,早先是古人套在大拇指上,拉弓射箭用的,后来达官贵人就做成翠玉呀来显示身份,像这种沉香做的扳指,太稀有了!只有南洋一带少数国家有这种沉香木,树枝受伤后分泌出油脂,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凝结成块,成为沉香,香气永不消散。因为太稀有,所以很珍贵。

我瞥了一眼,觉得没有什么欣赏价值。见我不喜欢,父亲就把扳指装在小盒里,随手放在桌子上。这时,恰巧有两位藏友来访,其中一位杨叔叔进门一眼就看到这个扳指,惊喜地说这是古董啊。父亲给他讲了这个扳指来自丁家大院,他拿起来仔细端详了一番,说,这上面刻的是骏马,这个扳指既然是从丁家大院买的,说不定它当年是丁家宝的随身物件呢。武官配骏马,丁家宝虽然算不上是武官,可是曾经带兵在贵州大山里剿过匪。接着他又分析说,过去好多武官都佩戴沉香扳指,这是因为他们带兵打仗,穿行在高山密林中,南方大山里的瘴气,让人头晕目眩,这时拿出沉香扳指闻一闻,立马神清气爽。听到这里我想,怪不得杨叔叔在济南收藏界这么有名气,果然是“行家肚里有真经”啊。

一晃20多年过去了,一天小弟问我:“咱爸有个沉香扳指你知道吧?我问了大姐和哥哥,他们那里都没有,可能在你家。”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五六年了,当年分东西时,剩下的杂物,残件装了5箱,姐弟五个每人搬走一箱,我的那箱放到阳台上再也没动过。那天回到家,我打开布满灰尘的方箱子,只见里面有少了镜头的照相机,生满锈的手电筒,老式门锁以及缺了腿的眼镜,残缺的玉件,还有一个铜勺,我曾听父亲说过,这是解放前的人熬大烟膏用的……

终于,那个圆柱形的金属小盒出现在眼前,我欣喜地拿起它,只见它锈迹斑斑,遍体鳞伤。打开盖倒出里头的扳指,但见他黑乎乎的,竖的方向有道深深的裂纹,要不是套在一个金属芯上就断裂了。扳指上有几匹马,像用针在蜡上随意画出的。我把消息告诉小弟,他立马来到我家,拿起扳指欣赏着,兴奋极了,赞叹道:“这上面的三个字是八骏图,这么小的面积能画出八匹马,都活灵活现,这一匹四蹄腾空像在奔跑,下边一匹昂首嘶鸣;这匹像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,还甩着尾巴呢。”看了好一阵子,也不舍得放下。

小弟走后,我对老伴说,这玩意放咱家里也没用,再放多少年还是这样,小弟喜欢就给他算了。老伴说行,你看着办吧。

这天,小弟来取扳指,进门后递给我一个精致的首饰盒,我打开一看,啊!是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。他说,这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一款18K金的劳力士,知道你喜欢送给你。我赶紧戴到手腕上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小弟拿着扳指也是满脸笑容。他打趣说,这叫货换货两头乐。你觉着表好看,我觉着这个扳指更好看。因为我看到的是它的历史,是它的前世今生,岁月给它留下的痕迹,恰恰是它的沧桑之美。